

宋詩鈔初集

第十二函

武仲清江集鈔

孔武仲字常父臨江新喻人至聖四十八代孫也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歷秘書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論詆王氏進起居郎侍講邇英起居舍人旋拜中書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改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與兄文仲弟平仲並有文名時稱二蘇三孔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橫濶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靡復古如三孔者皆文章之雄也然文仲恃才爲蘇氏所使攻毀程子晚知懊恨歐血而沒君子病之集藁罕傳周益公時搜合爲三孔清江集已不可多得矣一言不知令名剝落爲文人者每得罪聖賢

不必爲奸邪而卒不得與于君子豈獨一文仲哉作者不可以不愼也因附其遺詩數首於末文仲字經父舉進士官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

馬齧麥

馬齧麥僕飲水北風軒軒搖丘霖十日吁可驚南山喜見朝日升尋陽北岸霜泥薄窮臘獨爲千里行五里聊一止十里復一息楊柳弄輕黃已作春顏色川原入眼雖似快時節忒家還可惜齧麥不須飽飲水勿畏寒起鞭移擔復五里帝鄉卽在須臾間悠哉役夫勉桓桓征途幾何莫永歎亦莫悲歌行路難

兒歸行

竹元珍云澤州山中暮春之月有鳥啼曰兒歸者其聲

甚哀問之鄉民云昔有里婦愛其子而憎前室之子欲逐之未有計乃於種麻時熟其半生其半使二子分種曰麻生乃得歸而誤以熟者與已子久之所惡之子歸而已子不返往視之則已化爲飛禽啼曰兒歸今鄉人以爲種麻之時候余以謂人之憎愛藏乎胸中陰謀所發乃在分種之際而心手倒錯事與願違朝人暮禽子母生隔似有巧者主張幹旋于冥冥之間天網雖疎其應甚密則夫爲人上而接其下用心積慮可不戒哉又知天之所以垂戒示迹于人者殆將使之推類以自廣非獨此一女子也乃作詩以記之

兒歸兒不歸朝爲子母歡暮爲禽鳥飛故居不得返
安可依此身寂寞已如此我母在家應憶子子今豈不思

其親空有舊心無舊身兒歸兒不歸春已暮朝多風夕多
雨山雖有泉隴無黍兒寒有誰訴兒飢與誰語萬物卵翼
皆相隨兒今不得兒子母兒歸兒不歸年年三月種麻時
此聲煩且悲聞昔一母而兩兒子已所生獨愛之麻生指
作還家期唯憎者來愛者去物理返覆不可知天公豈欲
故如此善惡報敏如塤箴至今哀怨畱空山長爲鑒戒子
母間豈獨行客愁心顏兒歸摧痛傷心肝

車家行

上坂車聲遲下坂車聲快遲如鬼語相喧啾快如溪沙瀉
鳴瀨一車人十捧擁行江南江北不計程青天白日有時
住無人止得車輪聲晚來驟雨聲濯濯平曉郊原盡溝壑
方悟車家進退難不如田家四時樂

猗猗堂下竹

猗猗堂下竹我來初萌芽生意甚蹇薄纔能出泥沙狂霖
一夕作霹靂連轟車回首未幾日其成何速耶脩然數尺
高秀色蔚以佳餘陰過盆池喜躍見魚蛙乃知地道敏不
待歲月賒念彼遠遊子聯翩入京華勢利勇奔趨被服爭
豪奢外雖逐喜好顧眄相陵夸中乃昏智識有損無增加
曾竹之不如徒此草木花經風已簸落枯稿良可嗟而我
方涉世浩渺無津涯因竹亦自悟慨歌牕日斜

與廖開甫自淮南同行赴舉相別五年復相遇於蘄

水縣爲詩贈之

來書吾初走夷門傾蓋得君恨不早蘭溪駐馬復相逢二
紀飛馳如電埽惜君憔悴力不任顧我滄浪髮先鬢憶昔

同行氣頗驕青驄馬快鞍韉好荒山破屋風豪橫大澤長
堂雪傾倒高談灑落見天機健句縱橫瀘腹藁辛勤始得
到京邑文辭不入春官考可憐六翮委沙泥坐看羣仙上
蓬島壯年多難寸心折勁鏃已衰難破縞而君施設有餘
才西佐元戎奪城堡牛刀拂拭試一懸如引滄溟灌行潦
歸來赴愬天子庭正欲披腹呈瑰寶片辭未吐疾先入藜
杖扶行色枯稿籃輿復指天涯去長川橫濫聲浩浩驛驪
不日歸王閑那久低摧卧霜草

久長驛書事

空堂淡淡閃燈燭羣奴鼾眠聲動屋豆肥草軟馬亦便嚼
美只如蠶上簇天事由來不可量初更月出星煌煌須臾
變作霏霏雨客枕不眠知夜長

題鮑家鋪

郵亭秣馬朝寒天雪雲壓山山湧泉隴頭客飢欲噤口屋
底人閒猶鼾眠敲門得薪感相濟征衫如洗賴火然江南
亦有安棲處却美郵亭人穩住

舍轎馬而步

嚴風駕雪霜吾轎頗溫燠白日煖郊原吾馬快馳逐二者
皆得用翩如雨黃鵠馬驕倦提策轎狹厭攣束何以救斯
弊奔馳有吾足副之兩革靴隨以一筇竹鳬趨上高岡虎
步出平陸折花得低枝照影臨溪谷道逢田間叟時訪以
耕牧北音稍入耳俚語俄滿腹行行及前堆小汗已霑霏
芳草可爲茵吾眠不須褥人生忌太佚終歲居華屋醉飽
耳目昏軟暖筋骸縮今吾異于此千里干微祿朝隨麀麀

西仲蒲江集卷四
騁夜侶鴻雁宿戶樞勞乃久金礦鍛方熟聊歌以自娛不
作楊朱哭

送李大夫人管勾太平宮居袁州

康定慶曆披羣英公爲布衣歌太平熙寧元豐王道興公
作太守逢休明四十年間走四海崛然不肯干公卿峩峩
正議天柱壯皎皎素節冰壺清胷中慷慨外間易年高未
見白髮生罷節巴陵歸意銳奈何公就不敢輕馳歸天寵
乞閒散諸郎惜祿猶屢爭毅然不與兒女計飛章丹扆論
赤誠明朝果得琳宮去匡廬山色遙相迎玉溪氣象自瀟
灑新磨古鏡當霄橫脩篁萬竿飽霜雪枯碁一局酒滿觥
時邀賓朋叙野史閒擁雪鶴登巖扃安排丹鼎夜不寐邂
逅黃金燒可成未應謝傳入滄海行見盧敖朝玉京

代簡答次中見畱

詩誇洞庭湖蓋舉其粗爾自此稍南行更有瀟湘水瀟湘
如此流淺淡清見底吾邑在其旁桑麻百餘里民經南巡
後淳龐猶可喜白酒日相沽鱸魚疲成市念方從吏隱小
官不爲恥先期了賦租隨時用鞭箠此外無餘事看山聊
隱几還作小詩篇寄聲前御史御史吾故人風義今爲偉
超遷未復甚久仆行復起但使交期在不須論遠邇今夕
宿朱僊相望月明裏

入關山

輕輿兀兀乘朝暉漸入山徑行逶迤昨日喜與山相見今
日得與山相隨山中老翁迎我笑借問久矣來何遲答云
王都富且樂四方車馬皆奔馳我雖疎慵亦勉強天恩得

邑方南歸山林市朝不同調公雖高簡宜無譏老翁聞語
更驩意爲我煮水燒松枝山家十錢得升酒勸我引觴聊
沃飢爲翁一奏白雪曲翁亦爲我歌紫芝此聲淡泊極有
味往往世俗無人知山中之樂有如此嗟我捨此將焉之
漸近西風起行客山頭望千里

新安鋪三首

罩罩澗中草泠泠山崦泉泉甘而草芳旁有屋數椽夕陽
薄雲斜日亂山川投得荒亭晚息肩地僻誰知藏好景庭
前花數折金錢

簾如秋水憇迴廊素月分輝百倍涼山木交加無意緒故
欺殊影到人牀

宿天池

我思廬山遊發興自年少偶來得閒侶更欲窺衆妙幽林
穿濛籠青峰上嶮峭遙看天池路一線在巖微辛勤得至
此慘寂已西照雲池桂無根瞪視心膽掉暮夜煙雲昏西
巖亦登眺聖燈稍稍出弄影何窈窕一枝分百點變態不
可料須臾歸寂滅何處觀朕兆僧房得棲宿爽氣冰毛竅
翻然亦興盡却恨歸途寫紉懷道隆師確不奉明詔似與
山間石慙懃論久要我今來時迫繡灰真可笑明朝指誰
谷裹足登涼轎

時足瘡未愈

指却壁上名恐爲高人笑

尋真觀

武皇車駕東南出訪道求仙希萬一屏風九疊雲物清意
恐神仙藏此室羽章之館締構新壇塲孜孜祈星辰蓬萊
縹緲不可到橋山一閉逾千春詠真之天在旁側白晝潭

心飛霹靂田收歲美龍亦閒唯有濟淪照空碧誰道尋眞
是女郎朝飡松桂夜焚香明眸綠髻今何在意已霞衣侍
玉皇

松上老藤

在三聖寺

古木已昂藏長藤亦奇怪潛根蒼蘚中矯尾青雲外巖巖
秋霜剝悠悠夏景曬摧殘復長養鍛鍊成老大蛇蟠筋脉
壯龍死軀殼在他時雷破山大雨灑滂沛茲松若變化無
乃遭結附枝物所患奪朱古爲戒何不淬斧斤誅鋤此
蕭艾

高臺歌

廢地積爲冢昔曾遊宴來冢廢無子孫東家砌成臺臺雖
平方冢雖禿物理廢興有往復相逢莫喜亦莫愁乘興且

同臺上遊

賦張芸叟蕃刀

王師前年下靈州先生奉詔爲叅謀軍書堆案不足道欲
斬名王懸髑髏官供器械如山積裝結雖巧體質浮傳聞
蕃刀最可用買置不惜千金酬沙河洗湔血痕盡瑩若一
水橫清秋長庚輝輝奪明月光景迸溢不可收軍回倉卒
未及試提挈萬里來荒陬空齋倒掩閤圖史淡林永日號
猩鼯揮鳴且欲驚暴客敢議與國平冤讐夜郎蒙恩放李
白炎嶺得旨還幽求輕舩共泊長沙岸幾日對語清湘樓
紅蓮幕中邀客飲霧雨咫尺迷汀洲雜花落盡無處覓官
妓遣歸不敢畱清歡未免假外物共說鐵劒勝倡優君家
所寶世稀有滿坐傳看驚殊尤護之太過却銹澀頑蘚鬱

結纏蒼蚪橫磨十萬祗虛語得此已足馳燕幽今公又應
元戎辟真能寸截鯨鯢不邇生入幕宜有畫定遠出塞將
封侯我今喜得隨君公長江渺渺平天流路危或恐逢水
怪尾脊崔嵬當吾舟煩公一效倏飛勇爲公椎鼓傾金甌
張秉叔出紫雲回鑾圖以示坐客因爲賦之

開元太平無兵戎真人味道希夷中人間之樂已饒足唯
有青霄未追逐坐中誰似葉先生以氣爲糧常辟穀朝登
員嶠夕崑崙只與神游不要人忽逢邀攜看月去縹緲虛
空生紫雲蟾宮竟不容久住仙藥飄飄送回公歸來宮漏
未移更甲帳明釭宛如故汾水悲歌仙不成梨園空沒有
遺聲紅塵如海漲朝市從此無人遊玉京

祠二廟之明日未得順風呈同行

岳州西祠從古有控帶洞庭湖之口前對隱顯明滅之湘
山下接淵淪洶湧之長川茫茫白沙連絕嶼淡淡古木蟠
蒼煙昭靈王左安流右翠帳朱幡擁前後鋸牙虎視森兩
廂氣骨生獰欲奔走我來纜舟日已昏袍韉跪聽祠官言
伏興進退如法式四顧詭譎驚心魂平明結束舟將解叱
吸仍聞北風大焚香奏酒殊無計伏渚藏汀姑有待二王
威神世所傳鈴攝鬼怪賓靈仙好風相送勢不難舒卷造
化須臾間波回草動似有意舉棹開帆卽千里吟詩賞月
岳陽樓買魚沽酒巴陵市

廟下候風呈同行

楚水千百源洞庭爲壯觀勢居七澤右地裂荆吳半而我
泛扁舟飄然一歸鴈來之豈爲益太亦未足算胡不吹清

波縱發如飛翰朝辭廟山曲午泊巴陵岸况有三面風迎
送俱無間定非偏薄厚以掇行旅訕奈何苦流滯兀兀晨
復盱采芹朝當蔬伐竹暮供爨舟師三十人餓虎奔芻豢
使之裹糧絕慮有探囊患二王東南望貌像頗輝煥歌鼓
歲無休香燈夜侵旦我爲江湖士乞靈從弱冠四到祠宮
下霜髯今已粲王其故舊卹勿以塗人看尊師况慈忍善
道陰有贊王心或未回師頰固宜緩林玟似見許歸來整
檣慢

炭步港觀螢

九華之南蘆葦長流螢夕起不計雙爛如神仙珠玉闕青
羅掩映千明缸空江沉沉未見月近浦穿林起還滅魚遊
鳥宿自不驚我知此火初無情